

—河南志愿者日记—

我快被太阳晒成了黑妹

7日,是我们到达北京的第六天,连日的训练已经让我彻底地变成了一个黑妹。和往常一样,早上我和队友一起来到北京工人体育场进行场地训练。为了能在9点准时开始训练,我现在每天都是7点准时起床,经过简单的化妆和穿服装之后,我和队友便戴着工作证也就是志愿者卡从我们住的北京化工大学学生宿舍出发前往工体,坐了四站地铁、走了1公里左右的路程之后,才能抵达安检入口。

每天训练5个小时

安检是我们进入场地训练的必经环节,而且通过安检之后我还要像上班族一样每天跑到专门的办公室打卡、签到,接着就要领取每天的水票和餐票。接着便开始一天的训练。这段时间的训练我们已经开始和吉祥物福娃配合,经过热身之后就会进行成套动作和互动动作的训练,前面一个训练是为了中场休息准备的,后面一个则是在比赛时与观众互动的动作。中午12点左右,上午的训练才会告一段落,下午的训练要在14点30分才开始。虽然中途有两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专门的休息室,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好好坐着休息,也没有吃饭的地方,所以每次都只能坐在地上休息和吃饭,一天下来我们训练5个小时。

条件很艰苦 晒成黑妹

由于工体是露天的体育场,所以我们的训练都是在太阳底下进行,北京的太阳比成都太阳毒很多。尽管我涂了防晒霜,但是简单几个动作下来,我就满身大汗,防晒霜也就被汗水“洗”掉了,每天照着镜子,就会发现我每天又要黑一点,都快变成小黑妹了。其他队友也是这样。还有有的队友还出了湿疹,真可怜。现在,我们每天都是住在学校宿舍里,条件非常艰苦,我们每三个人一间寝室,里面只有一个电风扇,而且我们住的楼层是18楼,最顶层,每天我们回到寝室里的时候简直就是火炉一个,每个人都在冒汗。在学校里,洗澡也特别不方便,只有下午3点半到晚上8点半之间才能洗澡。

休息时和队友一起发呆

我们住的寝室没有网线,所以如果要想上网必须跑到外面去,但是由于现在上网检查很严格,必须要带上身份证才能上,非常麻烦,通常我都不去上网了。没有训练的时候,我都是和队友在寝室里发呆,大家你看我,我盯着你,日子简直超级无聊。但是因为奥运会是百年难遇的机会,我和队友们都知道能成为奥运会的拉拉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为了奥运吃再多的苦都值得。12日和队友们就将在工体登场亮相,希望我们能出色地完成我们的第一次奥运表演。

志愿者:郭怡

河南高校大学生,作为北京奥运会拉拉队志愿者,她将参加北京足球比赛的拉拉队表演。

一个满族家庭的奥运情缘

鸟巢,以前是咱家庄稼地

您真是叶赫那拉氏的后裔?被问及家族的历史,45岁的那和利靠向松软的椅背,笑着不置可否。他现在的职务是新奥物业公司商贸部经理。昨日,记者在北京奥体中心旁边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采访从其桌子上的一张照片说起,照片里,他挺着腰站在偌大的鸟巢前。明天,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就将在那儿举行。这名“老北京”颇为得意地说:“鸟巢就建在我家旁。”



8月6日,两名来自湖南的焰火工人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会场——国家体育场“鸟巢”附近安装焰火装置,全力准备8月8日举行的奥运会开幕式。 新华社图

在这片地里掰玉米棒子、掏鸟窝

鸟巢和水立方所在地原属北京市朝阳区洼边村,那和利祖辈17代都生活在这里,至那和利这一代,尚存一个完好的三合院。2001年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后,这个家开始了其家族史上最大的变迁。7年过去,那家被改变的同时,它也见证了另一个巨变。

那和利依稀记得鸟巢所在地以前的样子。他说,那是一片庄稼地。他家距这片庄稼地不远。儿时的那和利常来这片地里掰玉米棒子,“兴许还和玩伴一起在那儿掏过鸟窝”,那和利甜蜜地向记者回忆。建鸟巢的那块地里,留下了他很多儿时的幸福回忆。

那家是洼边村的大家族,满族,历史上溯至清朝初年,据说是叶赫那拉氏的后裔,属正黄旗。那和利对“后裔说”不太肯定,他表示家谱在“文革”期间被烧毁,但其父曾告诉他,那家祖辈17代人一直生活



那和利在家接受记者采访

在这里。“一个三合院,有门楼,推门进去后,是一面影壁,再往里走,能看见院落里的两棵大槐树。”那和利描述他们家的“老房子”,一听便知是大户人家。至那和利的女儿这一代,那家五代人都基本都在这个院子里出生。

那和利父辈都是农民,虽然住在北京,但“大伙儿都觉得离皇城还挺远”,这里的人春耕秋收,过着和一般农民无异的生活。那时村里的年轻人去趟天安门,也算是一件挺值得高兴的事儿。

那和利的父亲那忠在村里的声望很高,是名老党员,曾做过洼边村的村支书。48年前,正是在那忠的手中,洼边村完成了从公社到村的变化。即使退下来之后,村里谁家婚丧嫁娶,都会请老人家来主持。

洼边村这样自成一体地运转,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样的田园生活结束,村里的田地建成绿化林,这个小村落由此开始和北京城紧密相连,由一个“独立”的农村,转化成每个城市里都常见的城乡接合部。

不再怎么种地的村民们开始盖房出租,一间房200元、500元不等,简陋的小平房接连竖起,朴实的洼边村民第一次觉得,脚下的土地能如此容易地赚钱。更多的像那和利这样的年轻人,则走出洼边村,干起了个体。

此时的洼边村留给人的印象是“偏僻”、“杂乱”,但村民们个个都做起发财梦来。

奥运场馆选在咱村是咱的骄傲

2001年7月13日晚,那和利与一帮村民聚集在会议室里看申奥直播,当萨马兰奇报出29届奥运会举办城市是北京时,那和利一下子蹦起来,和村民们激情庆祝。

而就在当天下午,经过全村村民无记名投票,那和利以绝对优势当选为洼边村十四大队队长。现在的那和利不记得当时血气方刚的他,是否有过把大队建设成什么样的承诺,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想法一定是要让乡亲们过得更好些。

由于早些时候,已有洼边村将征用建设奥运场馆的传闻,这使得夹杂在欢庆村民中间的那和利有一丝微妙的尴尬,直觉告诉他,他这个“村官”还没上任就可能要倒计时时了。

事实也确实如此。2002年,奥运场馆正式选址洼里乡,包括那和利一家在内,该乡总共有2.3万人将被动迁,拟建鸟巢附近的洼里乡洼边村十四大队需搬迁380多户。毕竟故土难舍,从那时起,身为队长的那和利开始一家一户做工作。

那和利的父亲倒是高风亮节,老人表示:“奥运场馆选在咱村是咱的骄傲,有啥可说的。国家的事是最大的事,咱家就带头搬吧。”那家因此成为洼边村第一个搬迁的家庭。其后,不到两个月,洼里乡全乡1万多名顺利搬迁。拆迁过后,许多洼里人一夜之间成为了百万富翁。政府分两部分给村民补偿:一部分是宅基地的房屋补偿;另一部分是集体资产处置,一般人家的房屋补偿都能拿到100万元左右,而集体资产分配下来也有几十万元。

“2002年的北京,100万元买一套房、一辆车绰绰有余。”那和利说,洼边村村民八成以上现在都是有房有车。曾经的那和利如今分布在北京各地,那和利选择了留守,他住进了紧邻原村的一栋商品房内。

“出门走不多远就能看见鸟巢。”那和利说。

晚报奥运报道联盟

Advertisement for 'Wenxin Zhangyan' (温馨张洋) marriage agency, featuring contact information, a list of services, and a large grid of matrimonial listings with various criteria like education, income, and location.